

倾听克伦民间声音



倾听克伦民间声音

项目执行人：

艾米·克克罕 (Amie Kirkham)

索思普拉·那干 (Soth Plai Ngarm)

苏易恒·科里 (Suyheang Kry)

编辑：艾莎·琼斯 (Ayesha Jones)

排版：布让·宋那干 (Boonruang Song-ngam)

出版方：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

资助方：教会世界服务中心

ISBN: 9789996381744

目录
致谢

缩略语.....4

致谢.....5

执行摘要6

导论11

研究设计.....14

关键议题17

附录35

缩略语

ADB	亚洲开发银行
BGF	边防军
CBO	社区组织
CPCS	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
CSO	公民社会组织
CWS	教会世界服务中心
DKBA	民主克伦佛教军
IDP	国内流离失所者
INGO	国际非政府组织
KNA	克伦民族协会
KNU	克伦民族联盟
KPF	克伦和平武装
NGO	非政府组织
NMSP	新孟邦党
NSAGs	非政府武装组织
TEO	乡镇教育办公室

致谢

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CPCS)想要感谢克伦邦的社区成员们向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所知所想、所忧所望。我们理解，在像克伦邦这样一个敏感、不安全的环境中，公开分享观点可能充满了挑战。我们同时也想感谢那些以倾听者的身份参与到项目中来，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人们。他们为项目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他们抽出时间，走过崎岖道路来到各个克伦邦的小镇——有些人甚至徒步行走数小时去偏远地区。我们对这样的贡献深表感激。如若没有这些倾听者，这个项目不可能成为现实。

当地非政府组织不仅在联系项目倾听者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在后勤方面也提供了种种便利，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为六个聆听小组、翻译以及 CPCS 协助人员规划行程、安排住宿实属不易。感谢你们——你们为项目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基本保障。

最后，我们想要感谢教会世界服务中心(CWS)为项目提供的全程支持。

执行摘要

本报告提炼自克伦邦社区民众发出的声音，为这些声音提供了一个在缅甸和平进程中被倾听的机会，也使得发声者们能参与到跟他们未来息息相关的事件中来。我们运用倾听的方法(listening methodology)，与来自克伦邦不同社区的 111 个人开展对话。在对话过程中，社区民众分享了他们对克伦邦现状的看法，他们的需求，感到的挑战以及对未来的希望。我们按主题和相似性对听到的内容进行了区分并将在下文展开详述。

本邦的官方名称是克伦(Kayin)邦¹，但克伦(Karen)这个名称仍然被经常使用，也获得了更广泛的承认。因此，本报告标题使用了“克伦邦(Karen State)”，行文中则使用“克伦邦(Kayin State)”。

主要调研结果汇总

我们发现，首先，对和平的渴望、对和平进程成功的渴望是社区民众最普遍关心的问题。此外，民众对于如何推进和平进程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并谈到了和平进程中增加社区参与的必要性。另一个民众十分担忧的是安全问题。其它还包括与治理以及发展相关的问题。下面列出的是关于这些主题的主要调研结果，在下文还将对其进行详细解释。

最常听到的主题：缅甸和平进程

1. 缅甸政府和非政府武装组织(NSAG)领导人需要为达成和解开展负责任的、平等的协商，并要有所妥协。
2. 为推进和平进程，有必要弥合在克伦邦存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主义情绪。
3. 民众渴望和平、自由、平等的权利。
4. 民众担心停火协议可能破裂。如果停火协议破裂，情况会比以前更糟糕。
5. 民众渴望的不仅仅是一个停火协议，他们希望缅甸政府和非政府武装能够达成真正的和解。
6. 民众在和平进程一开始就看到了积极变化，但并不完全信任该进程。
7. 和平进程需要真心实意，签订的协议必须得到保证。

最常听到的主题：和平进程中的参与和代表问题

1. 民众想要自己挑选出有能力、以社区为中心参与和平进程的领导人。
2. 民众需要获得支持来参与和平进程。目前他们并没有参与的机会。
3. 民众需要获得更多关于当前时事、和平进程的新闻讯息。

¹这里只是缅甸语-英语的音译问题，缅甸语和中文只有单独一个称呼，即克伦。——译者注

最常听到的主题：安全状况

1. 民众容易受到违法犯罪行为侵害，得不到保护。
2. 政府军和非政府武装在村庄还有强大的军事存在。民众希望双方减少兵力，从前线撤离，并停止征募新兵。
3. 地雷需要清理干净。
4. 民众需要承担来自多个武装组织²的强制税收，他们希望减少税收。
5. 一些社区享有更多的出行自由，而有些地方还有限制。

最常听到的主题：社区行政事务

1. 因为这一地区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行政体系（缅甸政府和克伦民族联盟），所以在法治、问责以及过度征税问题上，民众面临种种困难。
2. 民众期望得到对其发展有助益的服务（教育、卫生保障），基础设施（道路、交通工具）以及经济发展机会。
3. 民众期望有能够为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能够帮助禁毒的援助项目。
4. 由于某些项目对环境有影响且缺乏明显的社会效益，社区民众担心资源开采、开发对他们造成剥削。
5. 社区民众迫切关注攫取土地问题。

综合分析

自 2012 年和平进程开始以来，克伦邦社区总体情况有所好转。社区民众声称他们出行自由度增加，能够自由进出克伦邦并进行商品贸易。因此，出行自由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机会。民众表示，平民被武装组织强迫做苦力的情况显著减少。尽管有这些改善，但大家更强调现有的种种困难，并希望能看到更多实在的好处。很多参与对话的民众都担心停火协议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和平，他们仍然缺乏安全感，普遍担心战火重燃。

目前可见的总体趋势表明，民众最关心的是实现和平，其次是建立安全环境，再次则是发展援助和提高生活水平。

和平进程的领导层对话：虽然普通民众收到的关于和平进程的消息少，但大家所关心的最突出的主题仍然是希望缅甸政府和非政府武装领导人能更加负责任、在平等基础上协商并做出更大的妥协。在这个主题内，民众指出了一些阻碍和平进程顺利开展的问题。

²对话参与者一直使用“征税”这个词来指涉士兵勒索或不受管控的收集钱财。本报告尽量呈现社区民众表达的想法，因此通篇使用了“征税”这个词。上文提及的强制征税的武装组织是：缅甸国防军、克伦民族联盟(KNU)、民主克伦佛教军(DKBA)以及边防军(BGF)。

民众参与: 民众强烈希望参与到和平进程中,他们感到没有人代表他们表达意愿,感到自身权利被剥夺。除此之外,社区民众强烈表达了希望选择自己领导人的需求,这比社区发展的愿望更强烈。在整个倾听项目中,相对于政府军和缅甸政府,参与者更同情 KNU。然而,从民众渴望领导人能代表他们的意愿这一点来看,不管是武装组织或政府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另一个主题中民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愿,即希望领导人在和平进程中以民众为中心,能够让民众的意愿得到表达,给予民众更多权力,使他们能充分参与到和平进程之中。社区民众反映,领导层的代表性有限,缺少社区层面的领导人,也缺乏以民众为中心的解决方式,因此造成了大家对和平进程的不信任,同时也造成许多参与者质疑和平谈判究竟是不是在为实现和平而真正努力。

社区的军事武装: 政府军和驻扎在周围村庄的各种非政府武装无处不在,这是社区民众最为担忧的问题。据称有多达六个不同的组织在对克伦邦施加控制(缅甸政府官员,缅甸国防军士兵,克伦民族联盟,新孟邦党,民主克伦佛教军和边防军)。自停火协议签署以来,驻扎在这些村庄的军事力量并未减少。此外,每个组织控制的区域缺乏明确界限,不得不在多个相互竞争的组织统治下维持生计的民众,也因此遭遇各种难题。

行政事务上的担忧: 不同行政体系(缅甸政府与克伦民族联盟)在克伦地区的竞争受到民众的高度关注。这些竞争导致社区安全、法治以及控制方面的问题。我们发现的一个问题是克伦邦居民的生活缺乏安全保障,容易受到士兵的暴力和犯罪活动侵袭,却无法将这些行为绳之以法。除此之外,很多人都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支持某一特定武装组织,因为害怕受到来自另一个武装组织的惩罚。

不受监管的征税: 自 2012 年 1 月克伦民族联盟(KNU)签署了停火协议以来,征税行为有所减少。项目参与者解释说,士兵走村串户强制征税的频率有所下降。然而,尽管征税频率降低,但路经不同武装组织把守的检查站都须缴纳过路费,导致差旅费用上升。对于有过这样经历的参与者,征税仍然是他们十分关心的事。过路费的高低取决于携带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从而引起了物价上涨。对于原本就缺少就业机会、高度贫困的克伦邦居民而言,这使他们需要应对的经济问题更加严峻。

生活水平: 民众关心自身的生活水平,并反映克伦邦缺乏基础服务和经济机会。项目参与者解释说,克伦邦缺乏医疗保健服务、教育、交通、村庄基础设施、通信以及电力。在此背景下,民众希望资源开采和商业发展这类经济活动能给当地带来实惠。政府腐败为攫取土地提供便利,使大型项目得以快速实施,这是当地民众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

民族分裂和民族主义: 参与者强调了克伦邦内部的民族分裂和族群间的歧视。民众认为种族隔离和民族主义会挑战和平进程,并表示克伦邦人需要弥合这些分歧,团结一致向前走。虽然大家认为内部不团结会对和平构成挑战,但他们没有为减少既有的民族分裂、减轻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任何具体建议。

渴望变化：虽未在主题表中列出，但社区民众表达了他们参与实际行动的意愿以及对变革的渴望。对话者不约而同的谈到他们希望看到变化，希望有机会参与和平进程，改变自己的未来。社区民众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主要关注的是实现和平，对促进和平进程以及他们的未来所需有明确的建议。

建议

所有致力于缅甸和平与发展的组织应当了解并支持克伦社区民众所表达的突出主题和信息。对于在将来如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民众通过与我们的对话表达了某些普遍的诉求。

社区民众建议

对于和平进程：

- 1) 和谈双方应以诚为本、相互尊重并愿意做出更大的妥协，以便在之前停火阶段的基础上取得新进展。
- 2) 克伦邦的社区民众应当有渠道获取关于和平进程和时事事件的资讯。
- 3) 应当为所有生活在克伦邦的民众提供参与和平进程的机会。
- 4) 双方领导层应以民众为中心来做出有关谈判及和平进程的决定。
- 5) 应当采取行动缓解民族歧视以及克伦邦民族主义情绪，以使和平进程能够取得进展。
- 6) 减少在克伦邦的武装力量：所有武装组织应该从前线撤回，同时减少在村庄驻扎的士兵。
- 7) 应明确划定各方管控区域的边界，并进一步采取措施以确保社区法治和问责，解决重复、过高的税收问题。

总体建议：

- 1) 应依法规范并降低税收。
- 2) 地雷必须清除，以保证民众能在克伦邦开展农业活动。
- 3) 应为克伦邦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并开展禁毒行动。
- 4) 应为社区增加医疗、教育和道路基础设施服务。
- 5) 应提供教育机会，培养社区层面的领导人。
- 6) 在克伦邦的资源开采和商业发展应当让社区受益，包括向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

上文中“最常听到的主题”部分已经包含了最新情况更新和内部视角分析。接下来，CPCS 将运用自身专业知识，以局外人的立场从冲突转化的角度来为缅甸和平进程以及国家发展的关键参与者提出以下建议。

CPCS 建议

对于缅甸政府和非政府武装领导人：

- 1) 减少在克伦邦的武装力量：所有武装组织应该从前线撤回，同时减少在村庄驻扎的士兵。
- 2) 缅甸政府和非政府武装领导应当为社区民众提供对话和信息共享的咨询处，使社区能获取相关资讯并参与到和平进程中来。
- 3) 克伦邦的各个地区都应建立打击暴力和犯罪行为的法治系统，包括确保士兵

们对其罪行负责的法律机制。

4) 应当增加缅甸政府和非政府武装领导层之间的长期对话，通过建立明确的管辖界限、法治和问责制度来解决不同行政系统竞争的问题。

5) 关于村庄征税、检查点收费等问题，缅甸政府和非政府武装应当建立一个明确的法律框架，并负责执行和监督。

6) 应优先考虑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社区提供医疗保健、教育、道路基础设施等服务。

7) 资源开采和商业发展必须对社区负责任，包括对项目进行社会影响评估，与社区协商，为社区和当地民众提供经济和基础设施以及就业机会等。

CPCS 建议

对于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

1) 在克伦邦的项目企划应当强调解决民族分裂问题，聚焦不同的族群之间的和解、友好关系和信任建设等主题。

2) 社区领导力培训应重点关注发展、培养社区层面的领导。

3) 社区咨询过程中应提供关于和平进程和当前事件的最新资讯。

4) 为了解决青年失业和吸毒问题，应当设计针对克伦邦青年人的禁毒项目，并为其提供就业机会。

5) 作为减贫战略手段，应当帮助提供基本卫生保健、教育和交通基础设施、谋生机会等基本服务。

导论

迄今为止，缅甸的和平进程一直专注于多个非政府武装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对话，这一系列对话旨在增加非政府武装的政治参与、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缔结停火协议。和平进程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自 2011 年以来双方签署了十四项和平协议，减少了很多地区的交火，并使得最高层领导能够听到更加多元化的声音。

作为一个致力于冲突处理的组织，CPCS 意识到在和平进程中增加民众参与对于构建包容性的重要意义。社区民众需要通过参与来表达他们的渴望和需求，并且把这些渴求反应在高层的协议中。这样最终会产出更多合法、稳固、可持续的协议。民众是受和平协议影响最大的群体，而且往往对冲突的起因和解决有最深刻的洞见。

传统上，克伦邦人民的主要谋生方式是农业种植，在此基础上又结合了家畜养殖。最近，由于克伦邦稳定性有所提升，且具有经济潜力和商业投资机会，该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源采掘和商业发展项目规划。³尤其是亚洲开发银行(ADB)计划建造的亚洲高速公路(Asia Highway)会穿过克伦邦，这将有利于该地区运输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规划。

克伦邦有四个行政区和七个镇，四个行政区分别是：帕安(Hpa'An)，米娅瓦迪(Myawaddy)，帕崩(Hpa-pun)和高客雷(Kawkareik)。克伦邦的行政权由缅甸政府和克伦民族联盟(KNU)划分。KNU 将自己的统治区域称作高都丽(Kawthoolei)，是一个半自治的邦，划分成七个地区，每个地区由一个军旅来管辖。政府和 KNU 控制的区域之间有很大的矛盾与重叠。KNU 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行政体系，包括教育部门、卫生部门、法律部门和林业部门。⁴

克伦邦的公共服务很有限。地区首府帕安能够提供教育、电力和电信，但是农村地区严重缺乏基础设施，经济机会也很少。

过去六十多年里，克伦邦的民众饱经战火。人们被迫远离家园，备受强制劳动和暴力之苦。另外，当前有超过十万人居住在位于泰国和克伦邦边境的国内流离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 IDP)营地中⁵。一些报道指出，克伦邦农村多达 80% 的中青年人迁移至周边国家，充当外来劳工。⁶

克伦族⁷与缅族的仇恨可以追溯到早期克伦族定居者与缅族王朝之间的冲突。殖民时期，克伦族支持英国统治，并得到更多教育和公职机会，民族隔阂慢慢被强

³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2014)克伦邦简介检索时间：2014 年 8 月 21 日来自 data.unhcr.org/thailand/download.php?id=223

⁴同上

⁵边境联合会(The Border Consortium)(2014)检索时间 2014 年 6 月 5 日来自 <http://theborderconsortium.org/camps/2014-02-feb-map-tbc-unhcr.pdf>

⁶克伦新闻(Karen News)，Migrants Find Life in Thailand is Hard Work(2014)检索时间 2014 年 5 月 7 日来自 <http://karennews.org/2013/11/migrants-find-life-in-thailand-is-hard-work.html/>

⁷克伦(Kayin)邦主要人口由克伦(Karen)族构成，故之前该邦既称作 Kayin 邦也称作 Karen 邦，现在的官方名称是 Kayin 邦。

化了。克伦族独立的诉求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80 年代克伦民族协会(Karen National Association, KNA)成立时。1948 年，该项事业由克伦民族联盟(KNU)继承，不过重心转向了族群权利平等方面，更加认可联邦制度。

缅甸独立后，克伦邦、缅甸国防军(Tatmadwa)⁸与 KNU⁹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2004 年非正式停火协议期间，冲突曾短暂平息，但是和平局面随即又被打破。近年来，该地区军事化程度不断增强，出现了众多武装力量，包括缅甸国防军和五个非政府武装集团：KNU、民主克伦佛教军(Democratic Karen Buddhist Army ,DKBA)¹⁰，克伦和平武装(Karen Peace Force, KPF)，新孟邦党(New Mon State Party, NMSP)以及后来的边防军(Border Guard Force, BGF)。

KNU 是克伦邦中最重要的非政府武装力量，控制着该邦诸多重要区域。民主克伦佛教军(DKBA)和克伦和平武装(KPF)是从 KNU 中分裂出来的两股势力，同样非常活跃，并控制着一些地区，只是控制力度稍弱。KPF 成立于 1997 年，是由 KNU 第 16 旅叛逃出来的士兵所创建的组织。KPF 同意并入 DKBA 下属的警卫部队边防军(BGF)中。

BGF 由 1994 年签署了停火协议的几名非政府武装士兵组成。该部队的领导人来自非政府武装，但是其行动要经过缅甸国防军的全面授权。1994 年的停火协议很快就被打破，但是已经加入 BGF 的士兵仍然留了下来。

新孟邦党(NMSP)是孟邦主要的非政府武装。NMSP 同 KNU 领导谈判，允许 NMSP 在克伦邦出现，并控制克伦邦东南部同孟邦接壤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主要是孟族人。

克伦邦的某些区域存在 KNU 与缅甸政府双重行政体系竞争或缺乏协调的局面。停火协议签署以来，一些政府行政体系进入 KNU 控制的区域之后一直与 KNU 之前已经建立的行政和服务如学校等产生重叠或冲突。

2011 年大范围的政治变革开始之后，吴登盛总统随即与缅甸的武装力量展开停火谈判。2012 年 1 月 12 日，KNU 成为第一批签署停火协议的组织之一。随着这些进展，可观的国际资金也涌入克伦邦。有预测认为克伦邦将是第一个接受归国者、流亡者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区域。

非政府武装力量的领导和缅甸官方高层之间的对话仍在进一步开展中，这就使得当前成为倾听克伦邦居民声音的好时机。任何和平和发展规划都会对他们产生直接影响，倾听克伦邦社区的声音有利于构建一个持久的和平进程，还有利于设计符合具体情况的项目和决策，以满足居民的需要。这些项目和政策的影响同这些人休戚相关。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社区民众需要展望未来，只有这样他们在重建克伦邦的过程中才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⁸ Myanmar National Army

⁹ KNU 是克伦邦内历史最长的非政府武装，成立于 1947 年，被视为缅甸组织得最好的非政府武装，从军队人数上看也是最大的武装力量之一。

¹⁰ 1994 年，从 KNU 叛逃出来的一群佛教士兵是构成民主克伦佛教军的基础。

研究设计

CPCS 的研究成果的灵感主要来源于实地经验教训以及对冲突动态形势的分析。通过这些持续的分析，再加上我们与缅甸许多民众访谈的经历，CPCS 相信克伦邦民间的声音对巩固和平进程极为重要。

从 2008 年开始，通过我们的**倾听计划**，CPCS 就已经利用倾听方法(listening methodology)收集民众的声音，使缅甸那些被人忽视的群体的观点被更多人听到。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中，它旨在对缅甸国内冲突的动态过程提供更深刻的解读，从而为各类争论、政策和规划提供参考信息。

这项计划的重点在于获取克伦邦居民的一个剖面概况。2014 年 2 月，我们访问了 111 个人，涉及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包含克伦族、孟族、勃奥族和缅族在内的不同族群。另外，这些个体职业各异，包括教师、教会工作者/宗教领袖、渔民、村落管理人员、农民、商人、编织工人以及医务人员。

研究目的

本计划有两个研究目的：

- 1.就和平、和平进程和未来等话题，了解克伦邦居民的观点、需求和感受到的挑战。
- 2.就影响克伦邦居民未来的政策和规划，尤其是涉及和平、和平进程和未来等话题的政策和规划，向缅甸政府、国际社会以及非政府武装领导人提供具体建议。

研究设计

我们选择通过倾听方法来获取并提炼克伦邦民间的声音。该方法认为，生活在特定情境中的人们对实地动态变化有最深刻的理解，所以必须倾听这些人的声音。该方法要求通过非正式交谈取代正式访谈，营造出一个轻松的氛围。在这个氛围下，通过适当的引导打消参与者的顾虑，使他们能够倾吐出他们心中所忧所想。倾听方法可以通过系统的分析与综合，有效地获取民众的观点，从宽泛的讨论中提炼宏大主题、普遍性的问题以及重要分歧。

从 2008 年开始，通过“倾听系列”，CPCS 已经使用倾听方法传播了来自缅甸内部的声音。我们采用并调整了 CDA 协作学习项目(CD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roject)¹¹——倾听方法论的协作学习发展(Collaborative Learning Development)版本，以更好地适应我们提炼众多声音、巩固和平进程的目标。

由于在冲突环境中的敏感性以及当地人对外人的戒备，CPCS 的协调人员没有陪同倾听团队进行访谈。我们开发出了一套日常处理工具，借助这套工具，倾听团队的成员也能够没有协调人员帮助的情况下，在每天结束后完成对信息的汇总。另外，我们还努力寻找对所研究区域有一定了解，最好是有进入该区域渠道的倾听者。

协调与倾听团队

CPCS 对本项目的协调团队由两名 CPCS 工作人员和一名 CPCS 的研究顾问组成。协调团队主要负责后勤安排、培训工作坊(training workshop)和加工工作坊(processing workshop)事宜、文献工作、对材料的内部分析以及成果的出版。

本项目依赖于倾听团队成员的支持与慨然相助。倾听团队的成员造访了克伦邦的诸多地点，访问了不同的城镇村庄，同生活在那里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交谈。克伦邦的 NGO 慷慨地帮我们联系了 13 个来自克伦邦或者熟悉该区域的人。本项目还依赖于这些人已经建立起的通向克伦邦社区的关系和通道，以及他们对偏远区域后勤状况的熟稔。

第一阶段：培训工作坊

本项目的第一阶段包括对挑选出的倾听成员进行一个两天的培训工作坊。培训工作坊的主要目的是分享项目的资料与倾听方法，使倾听者具备有效完成访谈的能力，同他们一起建立倾听团队。我们还为他们提供了差旅支持和其他后勤安排。

¹¹CDA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非盈利组织，致力于提升国际行动者的效率，这些国际行动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参与和平实践、支持可持续发展。CDA 起初是发展行动合作(the Collaborative for Development Action)的缩写，2003 年之后工作领域发生变化，官方名字亦变为 CDA 协作学习项目。关于该组织，详情参见 <http://www.cdacollaborative.org/about-us/who-we-are/>——译者注

第二阶段：完成倾听访谈

培训工作坊结束之后，倾听团队成员就立即奔赴克伦邦的乡镇村落。每个访谈由两名成员完成。围绕着以下主题进行：与缅甸和平进程相关的意见、需求、挑战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大纲¹²提供了大致框架，但我们并不要求拘泥于此，允许更灵活调整。重点是收集当前克伦邦居民的一系列观点，而且用受访者感到最舒服的语言进行。

倾听团队访谈了来自克伦邦不同社区的 111 个人。倾听团队的成员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族群（克伦族、孟族、勃奥族和缅族）成员组成的关键小组交谈。他们代表了不同的行业部门——工商业、农业、卫生、教育、宗教工作者、政府、以及 NGO。按照居住地来分，这些受访者可分为住在农村、城市、KNU 控制区域和缅甸政府控制区域。下面各表详细说明了受访者的性别比例、年龄构成、所属行业部门以及族群的比例。

性别	数量	百分比
女性	35	31.5%
男性	76	68.5%

年龄组	数量	百分比
20-29	22	19.8%
30-39	20	18%
40-49	28	25.2%
50-59	24	21.6%
60-69	9	8.1%
70-79	7	6.3%
不确定	1	0.9%

行业部门	数量	百分比
种植业/农业 ¹³	54	48.6%
政府/行政 ¹⁴	6	5.4%
宗教部门 ¹⁵	5	4.5%
不确定	13	11.7%
教育部门 ¹⁶	9	8.1%
其他自我雇佣者 ¹⁷	15	13.5%
专业技术人员 ¹⁸	2	1.8%
卫生部门	3	2.7%
发展工作者	4	3.6%

¹²访谈大纲(guide questions)见附录。

¹³包括被认为是农民和家庭主妇/农民的受访者。

¹⁴包括被认为是退休政府官员和村庄管理者的受访者。

¹⁵包括被认为是教会工作者和僧侣的受访者。

¹⁶包括被认为是教师 and 青年工作者的受访者。

¹⁷包括被认为是渔民、编织工人、作家、零售商人和家庭主妇的受访者。

¹⁸包括被认为是电脑技术人员和律师的受访者。

族群	数量	百分比
克伦族	94	84.7%
孟族	12	10.8%
勃奥族	4	3.6%
缅族	1	0.9%

第三阶段：记录、处理和总结

倾听团队成员使用笔记本、工作日志和有记录的引述来记录资料。我们建议倾听成员避免在访谈过程中记录，而是在访谈结束之后立即将他们所能回忆起的所有内容记录在笔记本上。在进行访谈时，倾听成员只在感觉访谈捕捉到了所讨论问题的本质时才记录原话。每天结束后，倾听团队成员聚在一起讨论听到最多的主题以及不同访谈之间的区别。这些都记录在工作日志中，有助于在日后确认和提炼关键主题和差别。

第四阶段：加工工作坊

所有的访谈完成后，全部倾听成员被再次召集起来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加工工作坊。每个倾听团队都把最常听到的主题转达给大家。每个小组都展示过之后，CPCS的协调团队综合所有信息，然后再由倾听成员划分出优先顺序。访谈大纲中每个问题所收集到的最常见的主题都如此处理，然后再讨论倾听团队在访谈期间观察到的区别、相似性和模式。

第五阶段：CPCS 内部分析

最后一个阶段包括对笔记、工作日志、引言记录和工作坊文献进行审核与分析。协调团队重新评估所有文献，确保关键主题、常见话题以及差异都已被确认。该团队还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三角测量(triangulate)，确保不同来源数据的一致性。

局限

使用该研究方法也有一些局限。首先，必须认识到本研究只是对特定时刻的社区观点做一个简要呈现。随着环境变化，这些观点也会相应地变化，从而反映新的环境。

本项目针对的是克伦邦的部分居民，所有的尝试都致力于访谈到不同群体的声音。但是因为交通等方面的限制，受访者并不是从克伦邦居民中随机抽样获得的，而是经过与对该区域十分熟悉的利益相关者协商后做出的选择。

最后，尽管本项目突出了许多关于社区的关键议题，但是没有篇幅进行深度讨论。本书提到的某些关键议题将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关键议题

本章节对倾听中出现的 key 议题进行详细描述。倾听方法论开启了一个空间，使得人们能够分享对他们最重要的议题。下面的讨论是我们在克伦邦进行访谈过程中一些重要发现的提炼。在提炼过程中，访谈被分为了四个关键主题：和平进程、和平进程中的参与和代表、安全状况、以及行政与社区事宜。下文将按照上述顺序依次总结受访者的观点。

和平进程

对和平以及和平进程取得成功的渴望是这些社区的首要关切。关于和平进程的经验观点，受访者之间的看法差别很大，从积极乐观到彻底悲观和怀疑的态度都有。总体而言，尽管和平进程开启后，社区民众已经在自己的村庄中感受到进步，但是对进程的怀疑从未消失。他们非常不信任政府，也不确定和平进程取得的变化能否持久。下文将详细描述与和平进程相关的观点。

关于和平进程的观点：积极的发展

所有的访谈都表达了对和平的强烈渴望，但是也有对和平进程中中断的担心。一个受访者说到“社区想要和平。绝大多数克伦人都爱他们的社区，不想毁掉和平进程”，并且明确肯定社区会尽最大力量支持和平进程。另一名受访者附和说：“我希望我们能得到真正的和平。”对很多受访者来说，激发他们对和平渴望的，是希望和平能带来更多的安全和克伦邦的发展。一个受访者解释说：“如果我们得不到和平，我们的家乡就不能发展……我们村子的和平将带来发展，我们的孩子也能去上学。”

一些受访者对和平进程表示乐观。一位受访者表示处在和平中是一件幸福的事，和平进程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同时另一位受访者也相信：“我认为我们能都得到真正的和平，因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发起并正在领导这个和平进程。”另一位受访者将和平进程的出现比作从黑暗走到光明。这些访谈说明了他们因为感到安全和自由都提高了而对和平进程有积极的印象。一个社区成员说到：“我们村的村民不再像以前那样担心了，因为情况正在逐步好转。”

访谈中提到的具体进步包括：出行自由度有所增加，同时课税更少；检查站的减少；更多的经济机会；以及社区成员不再被强制去给缅甸国防军当搬运工。一个受访者回忆说：“以前我们村子在黑色区域¹⁹，什么都没希望。和那会比起来，现在已经变了很多。”对很多受访者来说，和平进程在社区中终结了恐惧、抢劫、课税和强制劳工，所以和平进程是积极的。许多人都希望和平进程能够持续下去，在未来能带来更多益处。

¹⁹黑色区域(black area)指那些遭受公开冲突，公民出现受到限制的区域。

关于和平进程的观点：怀疑的视角

相反，其他一些受访者对和平进程已经成功的仓促论断持怀疑态度。一名受访者解释说：“我觉得和平进程是好的，但是我们要等等再看。我觉得长久不了。”另一名受访者说：“每个人都希望真正的和平，但是我感觉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针对和平进程，还有大量冷嘲热讽和负面的态度。许多人都报告说限制仍然存在，仍然能感到自己正在遭受武装冲突之苦，认为和平进程并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变化。一个受访者说：

我们现在还没免于课税。武装组织有武器，所以村民们仍然害怕他们，不得不交税。村民仍然生活在恐惧中。以前时代的思想观念仍然影响着村民。尽管当局做了他们那部分，但是和平进程没有成功。

其他人认为和平进程是浪费时间，并且表达了对和平进程不会完全成功的担忧。所以许多人对此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很乐于见到和平进程的开启，但是另一方面却不敢期望太多。一个社区成员这样解释他的保留态度：

在我看来，和平进程的结果有好也有坏……眼下来说我觉得和平协议只是假象。

在我们村子教育和卫生仍然很薄弱，人们的教育水平和健康状态都很差。

许多人对和平进程的负面感觉都与对进程和政府的不信任联系在一起。很多受访者都讲到了过去停火与和平协议被打破的经历。对他们而言，他们一生都处于冲突的环境中，对和平的希望破灭过太多次。一些社区成员提到在武装冲突下生活了六十年的经历、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对他们生活产生的持续影响。一个社区成员解释说他不相信和平进程，因为历史上政府对社区中世代的人都在撒谎。另一个受访者说各个社区需要对议题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多加注意，遏制住轻信政府的冲动。

还有一种担心认为和平进程是政府的一种策略。对他们来说，政府的宣传并没有落实在行动上，而且他们认为和平进程只是政府的“政治伎俩”。过去的经验使得很多受访者都说他们不再相信政府了。一个受访者如是说：

我们（过去）有经验，当武装团体把武器交给政府时，政府的武装就进来，拘捕之前的成员。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信任政府军。如果政府能信守诺言，和平会来的。

另外，和平进程中社区参与的匮乏也可以归咎于不信任。一般人感觉如果和平进程没有包括社区的话，所有的努力都是虚假的。一个社区成员说到：“这就不是真正的和平进程，因为没有任何社区参与进去。”受访者一直对和平进程冷嘲热讽，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意见无人代表，也不能参与到和平进程中。

部分针对政府的不信任是因为缅甸国防军没有撤走前线部队，而且军方仍然出现在社区中，有人将之视为对和平进程的最大挑战。一个受访者解释说缅甸国防军是在利用和平进程来进行军事扩张，夺取更多的地盘。各个社区认为政府对和平进程有没有诚意，取决于政府能否依照停火协议减少军事武装。

担心停火协议被打破

各社区的主要关切就是担心停火协议会被打破。一名受访者表达了他的不安：“我们害怕和平会渐行渐远。村民（之前）被欺凌是因为他们没有武器。我不希望这一幕再次发生。”另一个补充道：“我们担心停火协议会被打破，争斗重新开始。”一些受访者担心会有一场武装政变。

还有人担心，认为如果这次和平进程被打破，社区将遭受比过去更大的苦难。“这次我们将会比之前更遭罪”，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一名女性断言说：“如果和平进程不成功，我害怕又有战斗，情况将比之前更糟”，这番话进一步加深了那种情绪。

很多社区都表达了对冲突再起的不安。一名受访者说：“（我们必须）避免争端再起。这种情形会使村民们再次在恐惧中背井离乡，东躲西藏，我们不能再制造这种情形了。”各社区认为如果停火协议被打破，重启和平进程会很困难。一名社区成员相信：“如果目前的停火协议和和平进程不成功，我们将会面对一个艰难的局面。他们再也不会谈判了。”

超越停火协议的进步：对真正和平的渴望

贯穿访谈的一个主题就是希望和平进程能够超越停火阶段。关于停火协议的效力，社区有很深的不确定感，并且感到如果进程能更完善，将会有更大可能取得真正的和平。一名受访者解释说：“我想要完全停火，而不只是一个初始阶段的停火。我们需要停止斗争，彼此信任，拥有更多出行自由。”另一位受访者进一步做出了限定：“（我们）不能只靠一纸停火协议建立和平。如果克伦族和其他团体的人通力协作，解决难题，那么我们将会得到真正的和平。”

很多社区成员认为他们目前还没拥有真正的和平。一个受访者说：“我觉得目前的情况似乎良好且平静，但是……我觉得还没有真正的和平，因为还有课税。”每个人对真正和平的理解各有不同，一名受访者认为：“真正和平意味着双方都需要负起责任——我们既要和平，也要正义。”另一位社区成员认为要想获得真正的和平，那么需要“宗教领袖、政府和社区合作”达成和平协议。另一个对真正和平的定义更有包容性，即不对人民、环境和妇女权益加以伤害。

妥协的诚意和意愿

民众强调政府和武装组织是否真诚在和平进程中起重要作用。很多受访者担心双方都缺乏诚意，各怀鬼胎参与到和平进程中。一名受访者表达了他的顾虑：“我想对所有族群来说，和平进程应该以正确的方式进行。如果没有诚意，我们最后的下场就和之前差不多。只有政府对人们有好的意愿，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另一个社区成员解释了他的感觉：

在我看来 KNU 和政府之间缔造和平，就像走在绳索上一样。能否轻松实现和平取决于各方怎么做以及做什么。因此，我觉得只有（他们）以稳定的心态，沿着既定的政策和程序走，才能成功实现和平。只有领导者有真诚的态度，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现在进行的停火谈判还不是和平。双方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沟通、谈话和行动（的方式）。因此，恪守（并）尊重承诺是很重要的。（另一些重要的话题）是既定政策，民众的态度，恪守、尊重、珍惜承诺，（以及）真诚的行动。

许多受访者认为高层行动者只是为了自身利益才参与到和平进程中。一位受访者指出了武装组织的罪责：

武装组织只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实现和平。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夺取闲置土地和处女地的机会。政府方面装模作样是为了向国际社会摆摆样子。

社区民众觉得他们无法信任政府，因为政府没将言辞落实在行动上。他们指出尽管现在有停火协议，但是政府不断扩充地方上的军队，冲突不时发生。受访者不断质疑和平进程中领导人的诚意。他们要求谈判的双方，无论是政府还是武装组织都要“在纸面上、更要在行动上”展示出诚意。一名受访者总结说：“诚意是基础。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共同努力。”

民众担心缺乏诚意将会导致停火协议被打破。“确实担心因为双方的不真诚而争端再起”，一名受访者说。许多受访者建议，为了和平进程的成功，领导人们必须展示出正直的意愿，不能利用停火带来的和平牟取个人利益。有人表达了他的担忧：“最大的挑战就是人们觉得双方领导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现实中人们表面可能会微笑，但是私底下却感到气愤。”

和平进程中领导人的责任

领导人需要拿出诚意，以渴望和平的态度对待和平进程，这同领导人需要负责、遵守和平协议规定是紧密联系的。一名受访者强调在和平进程中公平很重要，武装组织和政府应该公平分担制定和遵守协议的责任。许多受访者认为国际社会应该督促政府和非政府武装承担责任。他们认为同国际社会增加交流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和责任感。一名受访者说：“为了实现和平，我们需要国际社会的介入和支持；国际社会需要对它（和平进程）承担起责任。”另一个人认为公开签署和平协议，并在国际社会监督下举行谈判才能够克服这些障碍。

在讨论过程中，许多受访者都把领导层展示诚意同领导人态度转变联系起来。作为访谈过程中最常提到的主题之一，各社区认为当前双方都缺乏有利于实现和平的态度。政府与非政府武装都致力于实现个人目的，不愿妥协。一名受访者说：“如果我们能斩断教条的思维模式，我们就能取得和平进程（的胜利）”。

社区强调领导层需要摆脱针对彼此的单一教条的态度。一名社区成员表达了他对领导人的意见：“为了向前走，你需要摆脱消极的态度和过去的经验，以及过去经验带来的固执。”另一名社区成员说：“（他们）需要丢弃自大和傲慢——不再片面和自私，政府和 KNU 都需要这么做。‘我一直是正确的’这种心态不可取。”一名社区成员建议领导层：“不要把你们定位为敌对关系”，他进一步解释说“他们号称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不为人民着想。他们需要改变态度，武装组织和政府之间需要共享权力。”

另外有人要求谈判各方要愿意妥协：“为了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缔造一个双赢路径，政府应该放下身段，武装组织也应该妥协”。一个受访者指出，谈判双方都太过纠缠于过去的经历，这种态度必须转变。

受访者还要求转变思维模式。一名受访者指出：“政府和武装组织都应该接受的是：他们是为了人民才参与和平进程的，而不是为了某一方的权力和财富。”另一位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那么和平进程就能成功。”最后，一名社区成员建议：“参与谈判时，他们需要把自己的傲慢、权力和信仰抛开。”

建立信任与相互理解

各社区强调政府和非政府武装之间需要建立信任关系。他们还指出了取得相互理解、确定共同目标的重要性。

民众强调政府和非政府武装间的不信任是和平进程最大的障碍之一。一名社区成员说：“政府和武装组织彼此不能理解也不能协商。这是最大的挑战。要克服这些挑战，他们需要建立信任以增进理解。我还觉得公众应该更积极主动的参与。”另一名受访者说：

最大的挑战是政府和武装组织之间的不信任。尽管他们在纸面上讨论停火协议，实际他们都没行动；他们彼此不信任。

很多受访者的观察印证了这种情绪。一名受访者解释说：“信任至关重要。信任应该贯穿和平进程的始终。如果没有相互理解，他们还会再打起来，这个国家只会越变越穷。”

相互理解并且创造共同的目标被视为取得和平所必不可少的要素。一名受访者解释说：“只有我们建立了相互关系才能建立起信任。然后我们才能取得和平。”其他人的评论也支持这种看法：“如果我有机会参与到和平进程讨论中，我会要求各方为了人民的福祉，相互理解地进行协商”，而且必须是“政府、非政府武装组织和社区的高层都相互理解的三方关系”。拥有共同的目标也被视为和平进程成功的要素，一个受访者还表示“需要社区和领导层有共同的目标，并将其置入和平进程之中”。

持续协商

受访者呼吁谈判过程要有持久性，以便谈判各方发展积极的关系。一名社区成员相信：“我认为和平进程最大的妨碍就是双方不能协商。如果有个建设性的谈判，那么所有的困难和阻碍都能克服，我们也能实现各族群都渴望已久的和平。”另一名受访者说：“想要实现真正和平，（缅甸政府和非政府武装组织）需要建立信任与和解。通过谈判，双方强化共识，抛弃不可调和的部分。”

社区也解释了谈判中的公平问题：“和平进程需要公平，武装组织和政府之间应该共担责任”，并且“如果我有机会参与其中，我想告诉他们应该通过谈判好好相处，最终要建立一个相互关系。关于最大的挑战我知道不多。但是我认为经过讨论，事情会改善的。”

克伦邦实现团结

各社区表达了目前克伦邦各族群实现团结的强烈愿望。一名受访者说：“我的希望就是建立一个没有族群歧视的真正联盟，那样我们的国家才会变成一个所有族群和谐相处的美丽之邦。”

很多社区成员都强调族群歧视和不团结是实现和平的绊脚石。一名受访者认为和平进程必须注意克伦邦族群之间的恶意与仇恨。“主要的挑战是民族主义。克伦邦，不同族群都有强烈的（亚）民族主义。”受访者表达了减少族群民族主义(ethnic-nationalism)叙事的强烈愿望，认为它加剧了社区间的分歧。

访谈过程中一个坚实的论点也浮现出来：克伦邦族群之间的和解对实现和平非常重要。一名受访者重申了倾听所有族群声音的必要性，另一个人也将这一点扩展到其他宗教团体。

社区民众还强调了不同非政府武装组织、缅甸政府以及克伦邦各社区之间团结的必要性。尽管认为克伦邦人民之间实现团结会巩固和平进程、有助于解决问题，但是受访者对此的表述却模棱两可。受访者认为政府仍然在用分而治之的统治策

略，他们要求应该转变做法。一个受访者这样表述：“（我们需要）所有克伦族群和所有（其他）族群之间的团结。我相信政府的策略是与各个族群分别谈话。（我们）需要所有的族群武装团体都聚到一个声音下。政府使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我们很不喜欢这样。”

一名受访者表示所有族群领导层的声音都应该出现在和平进程对话中，另一个补充说：“我们需要团结。我相信政府和大众需要合力实现和平。”一名受访者表达了对团结的进一步支持：“如果我能参与到和平进程讨论中，我想告诉人们要好好相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团结。和平进程正在被侵蚀，因为我们不团结。为了克服阻碍，我们需要团结一心。”

也有人表达政府和社区团结的需要。一名受访者说：“和平进程中所有相关方都应该有个统一的目标，而且聚在一起坐下来和政府谈。”另一个人说：“我们需要团结。我相信政府和公众需要合作，和平才能实现；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团结起来。”

和平进程中的参与和代表

关于和平进程中社区参与的问题，大家分享了各自的观点。许多人对和平进程了解不多，而且有些人认为参与不关他们的事。然而，访谈中出现的最普遍的意见是担心社区不能参与到和平进程中。社区强烈希望参与和平进程，是由于感到和平进程并不真诚，因为该进程没有社区参与。受访者的焦点集中在和平进程中“团结”的概念上。团结是一个多维度的主题：克伦族各族群之间需要团结；克伦邦不同民族之间需要团结；还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和平进程中的社区参与

受访者因为缺乏参与机会而感到沮丧。一名受访者说：“（和平进程的成功）取决于当局，因为他们从来不听民众的声音。”另一名受访者认为和平进程的成功建立在为克伦邦人民提供参与的机会上。他们认为：“不能只关注一个声音，我们应该留意所有族群的声音。”另一名受访者进一步陈述说：

和平进程中进行的讨论和谈判，只有武装团体和政府当局的代表参加是无效的。

群众也需要参与到讨论中。所有的族群都应该得到尊重……并且都应该致力于提升村庄的福祉。

也有人表达了对社区成员参与和平进程后安全的担心。他们担心如果他们在某项具体政策或者与和平进程相关的问题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会被视为支持某一方，从而招致非政府武装团体或者政府的威胁。另一个社区成员注意到了一些限制：“现在没有机会讨论我们面对何种问题。在社区中进行和平相关的能力与意识建

设是被禁止的。这是最大的挑战。”

也有人热切希望非政府武装团体和政府的领导人能够采取以社区为中心的和平进程。一名受访者说：“我希望当局能够倾听村庄的意见、注意他们的诉求，并且为他们做些事情。（我）不想要过去那种进程，我想要真正的民主。”另一名受访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优先考虑克伦人的愿望。我希望和平进程能够听取社区的需要和挑战。”

其他人的意见重申了谈判各方需要注重民众的需要和困难。这被视作通向“真正”和平的关键因素。一名受访者说：“当前政府和武装团体间的和平协议只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一点儿都没考虑人民。”以社区为中心强调了在通往和平的共同努力下，“需要每个团体的参与和协作。”

对真诚领导层的渴望

社区指出了关键的一点：他们缺乏理解他们忧虑的代表或者领导层。受访者认为政府没有考虑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而且还提到了克伦邦缺乏有能力的领导人。一名受访者说：“政府不顾及人们的要求和需要。这就是我对实现真正和平的担忧”。“我们需要一个支持并照顾人民的政府”，一名受访者说到。

很多受访者强调克伦邦的省长(Minister)不是克伦族人，并且认为这个职位由克伦族的人担任会更好。一名受访者表达了他对当前领导层的不满：“在政府和武装团体中都有不考虑人民（的需求）的领导，他们只顾为自己牟取利益。”受访者表达了坚定的信念，认为和平进程想要有意义，好的领导，即那些真诚且能带领群众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另一名社区成员说：“我希望领导到能怀着公正的信念来管理村庄。”

来自社区的代表

社区希望得到选择他们自己领导人的机会。但是，他们觉得他们社区中没有人有足够的领导能力，并能充分代表他们。许多受访者认为克伦邦缺乏人力资源意味着社区和行政区层面的领导缺乏能力，不能有效代表社区。他们相信主要原因就是社区的教育水平偏低，读过书的人屈指可数。

根据讨论，受访者希望社区层面的领导人能接受能力训练。一名受访者进一步解释说：“关于和平进程，我的观点就是需要一个能代表公众和族群的领导，而且（要有能力）构建可接受的和平。”另一个人说：“我们需要在 NGO 的帮助下对村民进行能力建设。村庄管理者能够通过倾听民声、处理民情来发挥自己的作用，父母也能鼓励他们的孩子参与（社区事务）”。

许多人提到他们没有参与和平进程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参与，但是都表达了无论如何都会促进该事业的意愿。一些受访者没想过他们能够发挥作用，也没想过参与的途径。有个一致看法是，社区成员应以其能力和知识水平为和平进程做出贡献。一名受访者说：“人们应该通过他们熟悉的领域参与——老师应该教书，

宗教领袖通过宗教方式参与，农民可以用种地的方式做贡献。”一名社区成员简要总结说：“我会承担起任何分配给我的任务。”

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社区成员可以通过教育年轻人以及传播和平意识来协助和平进程。关于这点，一名受访者详细说道：

(我)想发挥作用，动员人们参与到和平进程中，通过分享信息参与到更多的关于和平进程的对话中，更多的采用点对点(peer-to-peer)的方式。我觉得有机构付钱给你让你讨论和平进程，这并不好。相反，我们需要整合社区，这样不需要什么人来在组织，他们也能够发挥作用。

关于这件事还有观点认为社区成员应该从小处入手，在社区层次进行动员。很多人认为社区必须团结起来参与，有人这样说：“我会呼吁人们多了解和平进程，也会给年轻人做些培训，增强他们的意识。我们需要一起努力。”一名受访者表达了她参与的愿望：

即使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还是想鼓励其他人都参与其中。我会致力于对下一代的培养，鼓励他们与村子里的其他人分享知识。我想参加培训。高层的人只会说他们将为和平努力，我会做任何需要我去做的事情。

另一名社区成员表示他想通过投票参与其中：“我只想通过投票参与到和平进程中”。许多人认为社区得到参与机会的唯一方式就是寻求国际组织或公民社会的支持。一名受访者认为想要实现真正和平，“我们需要调解人（从事和平教育或支持和平进程的机构或组织）的支持。”

社区强调机会缺乏和教育水平低下是参与和平进程的主要障碍。一名社区成员认为最大的挑战是“没有讨论的权力，（当局）控制太严，不允许我们提高对和平进程的认识。”而且，社区还表达了他们对和平进程所知不多，想要获得更多相关的信息。

更好地获取信息

受访者表示获取信息很困难。当讨论和平进程时，社区成员说他们关于和平进程，更笼统地说是关于国内新闻和当前局势知道的很少。总的来说，受访者表示想要知道的更多，并且建议说如果能有渠道读报纸，那么他们获取信息将更容易。

克伦邦的安全

在克伦邦的访谈中，受访者将人身安全作为首要需求。受访者表示总体的安全情况已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恐惧。村落中武装力量的持续驻扎也加剧了不安全感。社区中存在不同的执政当局，以及随之而来的法治无力，导致了犯罪活动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出行自由度有所提升，但是武装组织繁重的课税又侵蚀了这种进步。

行政和权威的问题

受访者提到了克伦邦双重行政体系以及多个团体行使权力所带来的挑战。社区成员说在克伦邦内有多达六个不同的团体（缅甸官方政府、缅甸国防军士兵，KNU，NMSP 以及 BGF）在进行管控，而且区域多有重叠。每个团体所控制区域的确切范围也在变化，没有清晰划界。行政的模糊不清给生活在多重政权下的社区制造了困难，他们不得不应对多套规章。民众表示，当出行或穿过由不同团体控制的区域时，这些困难进一步加重。

社区的课税

社区最常提到的一项重要挑战就是不同武装团体所施加的高额税收。受访者提到尽管和平进程开始后课税数额有所减少，但是武装团体征收的非法税收仍然是心头之患。各个武装团体在平民出行必经之路上设立检查站收税。一名受访者提到这个现象时说：“当村民从一个地方出行到另一个地方时，他们不得经过军事检查站，不得不交税。他们觉得很不安。”另一名受访者觉得境况更糟了，因为村庄同时被不同的军事团体勒索交钱。

很多地方的受访者都报告说行动自由度增加了，但是因为检查站勒索的问题，出行的成本反而增加了。不单是因为个人需要向多个武装组织交钱，还因为所交的数额取决于出行方式以及携带货物的种类和数量。

多重税收的结果是食品和非食品类必需品价格的上升，这更加重了社区生活的经济负担。一名受访者说：“现在每一方都有许多征税门路。因为征税商品价格上升了。”当微薄的收入已不足以支付高额税收时，这一点尤其明显。受访者认为在当前环境中，缺乏工作机会，且需要更多的收入来源以维持生计。为了克服经济困难，社区民众呼吁遏制过度税收，降低税收水平。

安全与非法行径

安全感缺乏和非法行径增加是克伦邦社区关心的重要问题。具体来说，武装组织应该为此负责。受访者一般都指出基本安全的缺乏、来自武装组织的暴力、以及双方都从村庄里强制征兵等加剧了社区的恐惧。

村民们指出多个来源造成了公共生活中不安全感的增加。一名社区成员讲述了他的情况：“因为我们村位于两股军事力量之间，所以我还是有一点害怕。商业还不发达。我过去对双方都很忌惮。”另一个人要求政府和非政府武装都要停止进行强制劳动、暴力活动以及贪污腐化。另外，妇女等弱势群体在社区中风险更大。

一名受访者说：“女性觉得不安全，因为现在有缅甸国防军强奸妇女的事件。”²⁰ 另一名村民描述了他们村子的状况：“双方都把村民当成了替罪羊，因为他们都打不赢对方。据说有很多强奸和抢劫事件。妇女们非常害怕缅甸国防军。我们村子的妇女和女孩在街上走都觉得不安全。”

行政与法律上的竞争

据报告说法律缺失是克伦邦内的一个大问题。各社区指出那些同时被政府和 KNU 控制的区域面临巨大的挑战。所引起的混乱渗透到孱弱的法律执行中，社区成员不得不面对相互竞争的政权。一名受访者说：

应该有清晰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法律应该清楚地划定权力来源。当局、武装团体和民众应该合作。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他们能出台改善民生的法律。

政府和非政府武装团体控制的区域并不总是有清晰的划界，这使得社区居民很难明白应该遵守哪套规章。另一名受访者解释说法规和行政体系的双重性造成了社区的混乱。一名受访者说：

这些区域之间(我们)没有任何农村法律，它们同时被政府和非政府武装所控制。

每一方都有他们自己的政策和行政体系。我们需要统一的规章和管理，因为现在他们很混乱。

另一名社区成员解释说进程一方对特定行动的许可会被另外一方认定为非法。

社区提到的另一项紧要关切就是武装团体的成员缺乏责任感。各社区列举了大量缅甸国防军和非政府武装成员进行犯罪活动的案例。社区感到失望，因为没有有一个公正的司法体系能迫使他们对其行为负责。一名受访者动情地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恐惧：

克伦邦最困难的情况就是那些拿武器的人能够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村民和群众仍心生恐惧。我们需要当局的帮助和支持来克服这些困难。

另一个人说到：“某些武装团体仍然使用暴力，武装团体必须遵守法律并尊重人权。”社区成员表示希望武装团体成员能够遵守法律。政府应该应对这种状况。社区和个人生活缺乏正式或传统法律保护。非正式或传统的法律无法有效地保护社区。

²⁰该评论是指当前正在调查中的一起具体强奸事件。

社区民众强调他们有自己的传统规章制度，但是这些不适用于缅甸国防军或非政府武装团队身上，也无法适用于手持武器的人和士兵。一名社区成员说：“没有明晰的法律。因为社区中没有法律和司法制度，所以武装团体和缅甸政府军可以虐待社区成员。在法律实施方面我们有文化习俗法，但是它们不适用于武装团体，它们在枪炮面前无能为力。”很多社区成员都建议改变现有法律。一名受访者建议说：“一开始我们需要先实现得到国际认可的和平。然后我们再设立为了群众福祉，能代表人民的宪法。”

缅甸国防军和非政府武装的士兵滥用权力也是访谈中普遍提到的一个问题。一名受访者强调他们应该杜绝权力滥用。很多受访者都提到了政府官员以及缅甸国防军和非政府武装团体的士兵中腐败横行。他们都指出自己的家乡中黑市盛行。人们深受有权者滥用权力之苦。

社区中的军事力量

人们一般认为社区中的武装驻扎人员同安全、无法律状态以及武装团体责任缺失等问题紧密相关。受访者都担心驻扎在他们村中或附近的缅甸国防军士兵，他们形容这“令当地人很不安，而且对和平进程也是个挑战。”另一名受访者说：“缅甸国防军的职责是保护群众，而不是群众保护他们。军营没有设在村子周边，而是在村子中间。这是扰民。”受访者还讲了一些关于缅甸国防军的故事，讲他们进入村庄、占领住宅、强迫村民离开家园移居别处。

许多人还担心社区中军事化程度的加剧，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缅甸国防军和非政府武装团体都在继续招募军队，并没有按照停火协议中所承诺的撤出前线。而且，社区还担心民兵武装的出现，导致每个村子驻扎的武装人员增多了。

一名受访者进一步强调克伦邦减少武装人员的需要，详细阐释了当前局势：“缅甸国防军正在扩军。（我们）处在两股军事力量之间。村庄管理委员会与村民相处得不好。政府与克伦的武装团体也相处得不好，一直用枪在威胁群众。”

另一个受访者也补充说：“附近村子里都有 KNU 的检查站，DKBA 也在扩充他们的检查站。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 DKBA 也在扩军，所以我很担心。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团结到一起，这样我们就能在和平进程中发出一致的声音。”

政府的角色

社区成员坚定地认为政府没有履行好保护社区基本人权的职责。因为害怕政府，很多受访者都不敢说出自己的观点。一个受访者这样叙述克伦邦的情况：

对人们来说谈论和平是个挑战。政府会过来问一些问题，而且还会给行政办公室打电话。政府利用民兵充当间谍，所以他们害怕谈论和平。

许多其他受访者也反复提到了恐惧感。一名受访者告诉我们：“我们害怕那些过来在和平进程中帮忙的人会被拘捕。”一名社区成员提到了武装力量在克伦邦的控制权。他说：“在克伦邦，武装组织掌握大权，以莫须有的罪名惩罚（平民）。人们没有言论和行动自由，也没有任何人权。”其他人也说到有人用枪威胁群众，并且他们不能市场中自由做买卖。

缺乏基本人权是各社区表露出的重要关切。一名受访者认为和平进程没能保障基本人权，而且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做生意。另一个人说：“本地区实现停火以及不强制社区居民当搬运劳工这两点很重要。必须停止拷打民众，政府必须把我们当人看。”

强制征兵

一些社区成员仍然害怕被强制征兵，无论是被征到非政府武装组织还是缅甸国防军的部队。一名受访者说道每个家庭都被要求出一个人去部队服役。这位受访者详细解释说：

整个克伦邦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在第二旅的地盘，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去部队服役。我希望我们能得到和平（协议）。我认为一旦实现和平（我们）就不需要在部队服役了。我希望部队能够停止从每家每户征壮丁。

一名受访者告诉我们许多社区成员都愿意加入 KNU，而不是缅甸国防军：

我们处在两种管制之下：KNU 和缅甸政府。我们不喜欢这种状况，而且对两边都感到恐惧，因为缅甸国防军和 KNU 部队都征新兵。区别在于大部分人愿意加入 KNU 而不是政府部队。

出行自由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在克伦邦出行自由有所提升。很多受访者都说村子不再被归为黑色区域了。黑色区域是指那些仍然存在公开冲突，无论进出都受限的区域。一名受访者说：“现在没战斗了。我们现在有更多的出行自由了。即便是 KNU 也能穿着制服自由出行。”社区成员提到之前严格限制平民携带生大米，因为担心是用来支援对方士兵的。受访者说现在克伦邦生大米能自由携带了。

社区成员乐于见到出行自由增加，但是强烈渴望拥有更多的出行自由。一名受访者说：“我说不行。村民们还没拥有足够的出行自由。”上文中提到，检查站课税所造成的高昂成本，依然限制人们自由出行。许多受访者都希望减少检查站的数

量以方便平民出行。

一些受访者解释说虽然出行自由和出行能力都增加了，但是因为安全原因他们仍然害怕出行。受访者说在克伦邦出行的女性害怕受到士兵的攻击。

行政和社区事务

许多社区成员都提到克伦邦缺少发展，尤其是缺乏医疗保健、教育、经济机会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薄弱等给日常生活造成了挑战。所有社区都迫切要求全面发展。受访者不断讲述村庄在所有领域都很落后。他们渴望达到城市那样的发展水平，并且认为村庄的发展是和平进程成功的指标。

缺乏工作机会

许多访谈的主要话题就是克伦邦缺乏工作机会。一些人特别担心年轻人的经济机会很有限。一名受访者说：“因为工作机会有限，我们村的日工资限制在 3000 或 4000 缅元²¹。政府和私人公司必须努力提升我们区域的经济机会。”这个难题迫使克伦邦的许多人都去海外谋生。一名受访者表示希望克伦邦的人能够拥有在本地工作的机会，而不用去国外工作。如下文中将要提到的，各社区认为他们的经济问题因为检查站的繁重课税而愈加恶化。

克伦邦的经济问题同缺乏可用耕地以及存在地雷等问题有关。这大大限制了种植业以及其他农业活动。一名受访者指出因为土地岩石过多，所以大部分土地无法耕作，而且因为害怕地雷，社区也不敢利用有限的可耕地。于是，清除地雷是社区的另一项重要关切。

一些社区民众认为克伦邦居民的教育水平低，致使年轻一代就业困难。一名受访者表达了他的意见：“现在缺乏教育机会。他们（学生）只重量，不重质，所以工作机会很少。”另一些人认为即便人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克伦邦的经济环境也没法给他们提供什么空间。

社区民众表示希望能得到小额贷款做些小生意，而且认为能从政府、社区组织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s, CBO)，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CSO)，NGO 以及国际 NGO 那里得到帮助。一名受访者说：“我想政府能提供低息贷款，而且减免税收。”另一名受访者详细说明了需要反思政府针对农民的贷款项目：

现在，政府通过银行系统为农民提供贷款。贷款期是八个月。八个月结束时他们需要偿还所有的贷款及利息。一些农民在这八个月期间不能成功还款。农民们需

²¹本文撰写期间一美元可以兑换将近 974 缅甸元(Kyat, K)。

要十个月期限的贷款，因为他们能否成功还款取决于他们收成如何。

一名社区成员指出在克伦邦缺乏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我们只有人力。政府和国际组织应该在克伦邦的发展方面投资。”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克伦邦各社区极为关切之事。很多社区成员提到和平进程开始后，他们进行诸如商业和农业等经济活动的的能力有所提升，但是依然需要进一步的发展。“我在期盼着发展”，一名社区成员说，而另一名则寻求为私人企业工作的自由。

人们有种强烈的感觉，认为克伦邦商业的发展只让那些富有的商人和一小撮已经富起来的个人获利。这个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没有让克伦邦的所有人受益。受访者认为大部分发展项目没有给克伦邦的人提供就业，而是经常雇佣那些不是来自克伦邦的人。本地民众都感到不公平，它们觉得那些在克伦邦实施的项目应该给本邦的人提供就业机会。一名受访者说：

大体情况似乎是有提升，经济状况也有改善。但是，当大企业进来投资时，那些受过教育的和有钱的人变得更有钱了，大部分没受过教育的人依然没有工作机会。

社区认为在克伦邦做生意的企业（尤其是资源开发行业）对他们所在的社区负有责任。受访者建议这些公司可以投资一些小型商业合作社、商标注册和公平贸易企划，从而为克伦邦社区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攫取土地

攫取土地也是各社区普遍关心的问题。受访者将土地攫取这个问题同腐败和暗中勾结联系在一起。人们观察到腐败活动在缅甸国防军和缅甸政府官员之间都有发生。一个不健全的司法体系（法律规章）无法追究克伦邦当局的责任，使走后门交易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一名受访者解释说：“一些领导和部长使用属于我们的土地，他们认为土地是他们的。我们不喜欢这样的领导形式。我们需要真正照顾群众的好领导。”其他受访者担心外来的投资商会利用这种情况，也参与到土地攫取中来。受访者还认为缅甸国防军应该对此负责：“过去，缅甸国防军把持着我们的土地，价值 30 万缅元的土地他们只支付 15000 元。我们想要回我们的土地。²²”

各社区深受土地被剥夺之苦，表示需要在国家司法体系（法律规章）层面保护土地。商业投资者经常从政府拿到产权文件后，剥夺和征收社区所有的土地。一名受访者说：“我想讨论下土地攫取的问题；我不想被迫放弃家园。”

²² 本文撰写期间一美元可以兑换将近 974 缅甸元(Kyat, K)。

土地攫取的话题也与克伦邦的商业发展和资源开采联系起来。很多受访者认为克伦邦被非法征收的土地被用来进行资源开发和商业发展。关于资源和商业开发，社区有三个主要关心的问题：社区缺乏收益、环境问题以及对健康的影响。一名受访者认为：“由于大型项目和土地攫取，环境纠纷正成为大麻烦。”另一名受访者说：“我担心因为大型项目、土地攫取以及发展项目，克伦邦的自然环境会被毁掉，克伦人民的境况也将恶化。”

一些受访者提到因水泥矿山开采而引起的环境破坏。一名受访者说他居住的地方，一半的山都被毁掉了。另一名受访者提到他的感觉：“我最担心的是森林枯竭，另一个是工厂和工业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另一名社区成员也担心现在正进行的大型项目会引起自然环境无限退化。

各社区提到他们没有从社区中进行的资源和商业开发项目中获益，但是他们希望能从中获益。一名受访者说：“我们有个发电大坝，但是我们都没通电。”另一名受访者强调：“我想多了解一些关于自然资源商业或交易的信息。我想知道这些自然资源都运到哪里去了，他们用这些资源做些什么。我想知道我们能否从这些资源中获益。”

人们也表达了对那些来自中国和泰国跨国企业进行的大型项目和投资的担心。一名受访者解释说：“我还担心其他国家来开采我们本地的资源；他们通过参与和平进程而占到便宜。”另一名受访者担心外来者抢占本地人的工作机会：“尽管这对克伦人民有好处，但是我们还是担心负面效应。因为其他人，比如中国人，过来扩张他们的生意，克伦人民会有损失，尤其是对那些挣日工资的人。”另一名社区成员也表达了对国外投资的怀疑：

现在我们区域开采的资源被出口到中国，中国承担了道路建设来运送物资，但是现在道路状况很差。我们没法享用我们的自然资源，相反我们只能吸入道路带来的粉尘。

缺乏医疗服务

很多社区成员都提到获取医疗服务的困难。受访者报告说克伦邦的社区中缺乏基本的医疗保健。一名受访者提到他自己村子里的情况：

村子需要的是医疗服务。尽管有提供医疗服务的组织过来，但他们只停留六个月。所以他们不在的时候，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我们不知道该去哪儿。只在加音赛基镇(Kyar Inn Seik Gyi)有医院。而加音赛基离这有点远。去那里的路还不好，雨季的话就更糟了。所以，我觉得村子里能有个诊所和药店会很省事。

一些受访者说他们唯一能得到的医疗服务来自背包医疗队(**backpack health worker team**)²³，另一些受访者说他们只能得到 KNU 所提供的极为有限的医疗服务。一名受访者说：“现在有一些学校和诊所，但是都是摆样子的。我认为只有部分来自国际社会的帮助真正帮到了民众。”另一名受访者说在当前的医疗体系中，只有支付得起钱的人才能得到治疗。

在一些社区，疟疾和腹泻是最常见的健康问题，在这方面村民需要外界帮助。其中许多人认为医疗系统急需改善，而且医疗工作者也需要得到更好的培训。一名受访者指出任何掌握了一点用药知识的社区成员都被视作医生。比如一名社区成员知道扑热息痛能够止痛和退烧，那么村子中很多的医疗问题都会咨询他。一名受访者强调了获取疫苗方面的困难。

访谈中，受访者强烈要求克伦邦的医疗体系要显著改善。他们希望和平进程成功后，社区中的医疗服务能得到提高。

教育质量差

各社区提到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克伦邦有限的教育机会。很多受访者认为教育系统急需重大改善。一名受访者这样表述：“我希望有一个适当且有效的教育体系”，另一个人则希望“我们村子起码得有一所中学”。人们提到现在缺乏合格的教师，某些区域虽然有小学和中学，但是教育质量很差。

很多老师都是社区志愿者。据报告说政府指派的教师只在乡镇教育办公室(**Township Education Office, TEO**)所规定的时间（每个月连续十天）出现在学校。各社区还提到在某些 NGO 资助的学校发生腐败的案例，据说老师们私自扣下了本来用于购买教学设备的钱。许多受访者认为政府指派的教师没有真心投入教育事业。

人们还提到他们希望教育系统能够融入一些克伦语言和文学的内容。一名受访者说：“我担心克伦文化和文学会消失。”其他人则关切提供普及教育的问题。一名受访者认为：“主要的事情是给所有的孩子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应该帮助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我觉得之后我们再关心将克伦的文化、文学和传统保留在教育体系中。”

毒品问题

也有人相当关心诸如毒品和缺乏工作机会等青年社会问题。很多受访者都观察到克伦邦毒品贸易的增加。出行自由的提升，以及出行并携带物品的增长助长了毒品贸易。出行自由的增加，以及政府官员、缅甸国防军和非政府武装组织的士兵所参与的腐败和黑市交易，共同创造了使用毒品的环境，毒品以甲基苯丙胺（冰毒）为主。各社区报告毒品绝大部分是被年轻人使用，并且许多受访者认为毒品

²³背包医疗队是一个以社区为中心的医疗队，经常造访那些没有本地医疗服务的社区并提供医疗服务。详情请访问 <http://www.backpackteam.org/?p=195>

贩子专门针对年轻人。

一名受访者提出顾虑：“我担心毒品滥用和其他相关的问题。我担心人们的道德会败坏。我担心因为制造麻醉毒品，这个民族会毁掉，这个国家也会毁掉。”另一名受访者认为应该禁止麻醉剂类毒品的买卖。

交通基础设施

人们还提到了克伦邦交通基础设施的落后。道路网状况很差，满是灰尘，一到雨季就没法使用。尘土飞扬的道路既是一个健康问题，也是交通事故数量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一名受访者列出了克伦邦一些相关的问题：“出行困难，我们缺乏基础设施、电信和电力设施。”另一个补充说：“当前在停火期，社区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在修复道路。”村民们强调了在克伦邦修复路桥的需要。很多受访者都渴望维护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他们将之视为改善电力供应以及连接其他地区的催化剂。

很多受访者都提到很多道路修建是为了通往资源聚集处，他们很失望，因为道路改善只对商业发展有利，而不是对克伦邦的居民有利。路桥改善只是为了让外国开采有价值的资源，受访者对此很失望。

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的渴望同技术提升的渴望联系在一起，比如改善电信，以及更好地获取信息。一名受访者说到：“我希望政府能够帮助改善村落中的交通。为了跟上其他国家，我希望自己村子里的交通和电信能得到提升。”另一个受访者展望说：“未来，我们的村子将会繁荣，并连通互联网，并能够跟上信息技术时代。我们需要国际组织、政府和商业的帮助。”

倾听社区民众声音的重要性

倾听克伦邦民间的声音给生活在克伦邦的民众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表达对缅甸和平进程的意见。通过更广泛的参与获取直接影响其生活的和平进程的相关信息，来自克伦邦的人们能够帮助巩固和平进程并塑造他们的未来。

附录

引导性问题

您对和平进程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感受？

关键词：看法，和平进程

如果您在参与和平谈判，您会谈些什么？

关键词：主题，和平谈判

对您来说，需要被纳入和平进程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关键词：和平进程，重要问题

和平进程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关键词：挑战，和平进程

什么将有助于克服这些挑战/解决这些担忧？

关键词：援助，挑战，和平进程

您希望和平进程取得什么成果？

关键词：成果，和平进程

和平进程的开始带来了哪些变化？

关键词：变化，和平进程

仍然是挑战/值得关注的事情是什么？

关键词：当前面临的挑战

您对您所在社区的未来有什么愿景？

关键词：未来，希望/期待

要实现这样的愿景需要做些什么？

关键词：需求，未来

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您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帮助实现这个目标？

关键词：你的角色，未来

克伦邦未来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关键词：挑战，未来，克伦邦

您需要获得什么样的帮助来克服这些挑战？

关键词：帮助，挑战

最常听到的主题（未分类）

1. 双方（缅甸政府和非政府武装）需要负责任，在平等条件下进行谈判并为实现和平做好妥协的准备。
2. 社区民众面临由于不同行政体系（缅甸政府与克伦民族联盟）竞争带来的种种困难，包括法治不健全、无人问责和过高税收。
3. 民众容易受到非法行为侵害，并且没有得到保护，抵御犯罪行为。
4. 社区民众想要自己选出有能力的、能够以民众为中心的领导人来参与和平进程。
5. 民众渴望获得的发展援助：服务（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公路，交通运输）和经济机会。
6. 民众希望有能为年青人提供就业机会和毒品预防等服务的援助项目。
7. 民众需要获得参与和平进程的支持。目前，对于社区民众而言没有这样的参与机会。

8. 有必要弥合民族歧视和克伦邦民族主义情绪，以推动和平进程向前发展。
9. 社区民众渴望和平、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10. 由于资源开采项目对环境产生影响而且缺乏明显的社会效益，民众表达了担忧。
11. 社区民众担心停火协议被破坏。如果停火失效，情况会比以前更糟糕。
12. 民众渴望的不仅仅是一纸停火协议，而是缅甸政府和非政府武装领导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13. 包括缅甸国防军和非政府武装都还在村庄内驻扎很多军事力量。社区希望双方减少兵力，从前线撤出，并停止招募新兵。
14. 和平进程开始使民众看到了进步，但民众并不完全信任这个进程。
15. 地雷需要被清除。
16. 民众迫切关切掠夺土地的问题。
17. 社区民众需要了解更多新闻时事及有关和平进程的讯息。
18. 和平进程必须是真诚的，和平协议必须得到保证。
19. 民众正在经受来自多个武装组织²⁴的强制税收，他们希望税收减少。
20. 一些社区享有更多的出行自由，而有些地方还有限制。

²⁴上文提及的强制征税的武装组织是：缅甸国防军、克伦民族联盟(KNU)、民主克伦佛教军(DKBA)以及边防军(BGF)。



Centre for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The Centre for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is home to a range of interconnected programmes that promote the advancement of peace processes, research and learning. It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practitioners, students, academics and analysts to access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that are contextually grounded.

www.centrepeaceconflictstudies.org